

“六五一” 记事 ——毕业设计的回忆

○马文俊（1966土建）

1965年过完暑假，我便得到通知去西安报到集合，因为学校决定房六班28人到“651工程”做毕业设计。“651”在什么地方？我们去干什么工作？一切都是未知数。那些年，早我们毕业的一些学长，分到“保密单位”后就悄然“失踪”了，这更增加了我们的神秘感。班上“周鬼”（周学勤的绰号）还煞有介事地想象了一番：“到了集合的地方，用黑布蒙上大家的眼睛，都装进吉普车里，转来转去。然后说：到了，下车吧……”果真会这样吗？

火车从西安出发，过宝鸡以后沿古蜀道入川，山路崎岖，需要两个火车头一拉一推才能缓慢地行进。翻越秦岭后沿嘉陵江南下，沿途有数不清的山洞。一路上

大家还轮流数着穿过的山洞，到后来都记不清了。第一站是成都，住进四川大学。哇！像贵宾一样，我们受到了夹道欢迎。晚上还开联欢会表演节目，简直让我们受宠若惊。第二天游览了邻近川大的望江公园，印象最深的是那上百品种的竹园、纪念唐代才女薛涛的古井和望江楼。

我们的最终目的地是距成都200公里的绵阳东北郊青义镇，任务是在那里筹建清华大学分校。所谓的“651”就是根据备战需要，将清华一些与国防科技有关的保密学系和研究所迁到那里，这是庞大三线建设的组成部分。先期到达的高班学长已经做了初步工作，但面临毕业。我们房6、建6同学将接替他们，用一年时间基本完成“651工程”的基建任务。

我无微不至的关心，以及我对他们的感激、怀念之情。

在校学习时，方惠坚老师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他对我说：“要让你受到全面的锻炼，回去以后承担重任，独当一面地工作。”在组织的安排下，清华期间我参加班上的支部工作，学校的学生会工作，从中得到了锻炼，为我以后担任领导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。

毕业后我回到新疆，到基层劳动了三年。后来担任县妇联主任、副县长、地委副书记、州党工委书记、自治区检察院副检

察长（正厅级）等职务，这些都是党组织培养我们少数民族妇女干部的结果。我从心底里感谢各级党组织、各级政府和前辈们对我的培养和教育。

我在清华大学接受了系统的教育，懂得了做人的道理。我立誓奋斗一生，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，永远做一个有利于人民的人。我非常怀念在清华园的那段经历，非常想念清华的老师和房六班的同学。我真诚地感谢清华的老师和同学。无论在工作岗位还是退休以后，我都要无愧于受过清华教育的名符其实的清华人。

校领导委派解沛基老师负责分校基建，不久后蒋南翔校长还亲自到分校看望大家。全体师生一起照了一张大照片，我很荣幸就坐在蒋校长的前面。系里给我们配备了强有力的教师班子，记得结构专业有施士昇、黄熊、庄崖屏、郑国忠、黄介弘、杨建奇、丁金粟、叶知满等；建筑专业有王炜钰、谢照唐、梁鸿文等，另有钱易及其他专业老师。老师和同学生活、工作都在一起，朝夕相处，一年下来，大家亲密得就像一个大家庭。

青义镇是一个典型的内地乡间集镇，嘉陵江的支流涪江由北向南流经小镇，到了这里就拐弯东去了。我们住进青义坝乡公所，大概以前是财主的庄园，里面重重四合院落，一律是灰砖青瓦房。这里成了我们的大本营，有些做宿舍，有的就改作设计室画图。没有会议室，开会、讨论方案就在院子里。条件尽管简陋，但倒不像大庆人那样“干打垒”了。艰苦创业的基建随即开始。从坝子向西，顺一条小路翻过山坡，就是绵阳分校工地，规划有主

楼、教学楼、试验室、宿舍等。我们将通过自己的劳动，亲手将这片田野变成美丽的校园。作为对母校的献礼，自豪的心情油然而起，但也感到了责任的重大。

首先进行的工作是测量和修路。测量组的同学非常辛苦，由于任务急，带领测量工作的郑国忠老师又特别认真、仔细。每天早出晚归，经常连晚餐都耽误了。那里的地质情况也很复杂，常有滑坡。凹形的滑坡面是灰白色的粘质土，听说曾有电线杆因此还移动了一米多远。

接下来是与建筑方面商定方案，然后进行结构计算，绘制施工图，并做出概预算。一切与课堂上讲的一样，但这次是真刀真枪地干了。记得主楼建筑立面方案是在院子里讨论的，老师们讲述着如何修改立面，形象地比喻着要不要“大帽子”、“白鼻子”等。为了做好结构方案，还进行了周密的调研。设计主楼后厅大跨度钢筋混凝土屋盖，施士昇、杨建奇老师还带着我和房5的孙云芬到德阳进行调查，因为那里也正进行着大规模的三线建设。



1965年，参加毕业设计的同学与蒋南翔等学校领导合影。前左1为马文俊学长

设计完成以后还要到工地做设计代表，把设计的意图贯彻下去。施工中出现的问题，小的现场解决，大的带回来讨论修改，出设计变更通知单。在实践中我们学会了不少课堂上没有的知识和技能。师傅会耐心教你：如何检查砌筑

□ 我与清华

砂浆的饱满度？怎样用吊锤检测墙的垂直度？怎样用皮数杆控制墙体砌筑……通过亲身实践，过去书本上学到的知识逐渐形象、生动起来。我们对房屋结构有了更深刻的认识。

看到我们亲手绘制的蓝图逐一变成现实，心里充满了自豪。最重要的是：经历了从勘察、设计到施工、验收的全过程，通过实践培养了解决工程问题的能力，这对离开学校以后适应各种条件、各种状况的工作，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。我敢保证：房6班出去的同学个个是好样的，一出校门马上就能胜任工作，应该没有问题。这与“自强不息，厚德载物”、“行胜于言”的清华精神和母校师长的谆谆教导是分不开的。

紧张的学习、工作之余，分校的生活也丰富多彩。这里虽地处偏僻，但生活绝不单调、寂寞。小镇公路边有条小街，只有一家小商店，里面卖些糖果点心，还有当地特产的一种可以开合的小刀，特别受男同学的欢迎，几乎每人都买了一把，大概男生都很阳刚，充满了尚武的英气吧！据说这把小刀的作用可大了，别的不说，放在枕头下就可以避邪。而女生比较关心“进口货”——吃。那里水果丰富：沙田柚6分钱一个；红红的桔子特别甜；第一次吃地瓜（凉薯）好多人都不习惯那个土腥味（郭沫若在“洪波曲”中用很长的篇幅来描述呢）。但后来适应了，倒都很喜欢。街上还有小吃店，一角钱一碗的醪糟蛋；或者单买一碗汤圆，又甜又糯……真是物美价廉。

分校很关心大家的生活，专门配备厨师、医生照顾。伙食特别好，早晨稀饭、

馒头、包子、咸鸭蛋、皮蛋、小菜任凭选择。第一次吃到有名的四川泡菜，粉色的泡萝卜丁加辣椒一炒，又醇又香很下饭。还有什邡腐乳，用菜叶包着，外面裹上辣椒粉，真是“味道好极了”。午饭炒菜则更丰富：有鱼、扣肉、更有特色的瘦肉片炒佛手、炒地瓜……都很好吃。由于当地老乡爱吃肥肉，赶场时个个背篓后面挂着的都是肥肉。因此瘦肉很容易买到，对于我们女同学大大的有利。每月8~12元的伙食就吃得很好。刚度过困难时期的饥饿，这里简直就是“天堂”了。

川西土地肥沃，真不愧是天府之国。每天去工地，路边的玉米三天就可以窜得很高。成熟的棒子（包谷）又大又长。四川农民勤劳，土地都是套种的，上面是玉米，第二层黄豆，下面贴地还种一层麦冬（药材）。上工的路上还能欣赏到天然的山山水水：小路曲折蜿蜒；前面是绿树青山；峰顶白云缭绕，久久不散，蓝天上飘着朵朵白云，特别神奇的是它还会不断变换着形状，这些都是来自北方的我从来没有见过的美景。

过街前行不远就是涪江，晚饭后经常到江边散步。江水清澈，水虽不深但水流湍急，鹅卵石清晰可数，鱼儿在江里畅游，偶有船民驾着鱼鹰（鹭鸶）船来捕捉它们。还有那王羲之最喜爱的白鹅，矜持地伸着脖子，红掌缓缓拨着清波。天气热的时候男生经常去游泳；女同学则喜欢照相，争着与高贵的白鹅合影留念。还卷着裤腿光着脚，排坐在小船上留影，多么惬意。涪江真美，然而江边戏水的我们，更给涪江增添了一道美丽、活泼的风景。

星期天租辆自行车到绵阳去逛大街，竺培植上衣的几个大口袋里经常装回许多糖果，分给大家吃。周末或过年过节还有联欢晚会，我们欣赏了梁鸿文老师精彩的“小天鹅湖”舞；还有当地一个幺妹儿用优美的童声演唱了《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》。当然我们还忘不了“健康地为祖国工作五十年”，在首届651运动会上，大家争先恐后试比高低。分校的生活丰富多彩，至今一直难以忘怀。

“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”，在这群充满理想的热情青年中，不乏对纯真爱情的向往和追求。美丽的涪江还真的成就了好几对恋人——有房6班内的；也有与建6的跨班联姻；甚至还有“师生恋”。在青义坝缔结的这些美满姻缘，经历了这几十年来人生中的坎坷曲折，都已度过银婚之年，过着健康、幸福的生活，让我们真诚地祝福他们白头偕老吧！毕业设计将近结束，快回学校的时候，大家竟有些恋恋不舍了。诗情画意的涪江、灰砖青瓦房的庄园，何日再重游？

正当我们陶醉在这世外桃源里而物我两忘的时候，完全没有想到前面等待我们的厄运。那场大革文化命的“文化大革命”正在悄悄地策划和展开。批判《海瑞罢官》和围剿“三家村”对我们还是遥远的事情。但到分校临近建成的1966年春，阶级斗争的风声不断传来。空气变得异样凝重起来，那年沉闷火热的初夏时节，“彭罗陆杨”成了反党集团黑帮。6月中旬学校传来消息，工作组进驻，蒋校长被停职检查，清华校党委解散……

7月份返校，目睹的一切让我们全都惊呆了。往日宁静美丽的校园喧闹混乱得

就像闹市，铺天盖地的大字报，满地垃圾杂物，污水到处横流，刺耳的高音喇叭彻夜响个不停。没有看到高帽游街的“壮举”，却赶上了派系争斗的全校“大辩论”。大抓“反动学生”搞得人人自危，“破四旧”推倒了心目中的圣坛——二校门，作为崇仰偶像的教授学者成了“反动权威”，敬爱的蒋校长被当作“黑帮爪牙”遭到全校批斗。野蛮践踏文明，邪恶压制善良，正直不敌阴谋，神圣的学府斯文扫地。难道这就是“革命人民的盛大节日”？这场“阶级斗争必修课”也算是毕业设计的一部分？想起这不堪回首的一切，再也写不下去了。

岁月蹉跎，青春虚度。一年半以后，在迷茫中告别母校。没有毕业典礼，没有欢聚祝福。同学们相对无语，默默地各奔“前程”。我来到黔北山区的保密单位，也是搞“三线建设”，但不是以豪迈主人翁的姿态，而是充当了“接受再教育”的角色。

几十年的人生历程充满了困难、艰辛和挫折，但也不乏忍耐、奋斗和成功，亲自经历的建设工程已记不清了，但是没有哪段经历像“651”那样充满美好和温馨，没有哪个工程像“651”那样值得自豪。清华分校在“文革”以后回迁北京，绵阳校区移交当地，建立四川建材学院，据说已改成西南科技大学。它一直发挥着培育人才的作用，这使我感到欣慰。

涪江还是那样清澈吗？校园一定更美丽了吧。那个我们曾经奉献了青春、热情和智慧的地方，始终萦绕在心。有生之年一定要重返故地，寻找那些已消逝了半个世纪的青春的痕迹。